

基于念白与唱词的经典吉剧文本英译研究——以《桃李梅》剧本片段为例

杨帆 刘杨 张玉梅*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吉剧作为我国北方地区代表性地方剧种之一, 其剧本语言将生动简洁的东北方言与优雅抒情的古典唱词相结合,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俗中见雅”式风格。这就为吉剧的剧本英译与国际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本文以经典吉剧《桃李梅》剧本片段为研究对象, 重点聚焦于以下两个核心层面: 一是对念白与唱词进行具体的译例分析, 阐明如何在英译中凸显其生活化的幽默感与诗词化的韵律感; 二是深入剖析其中的文化负载词(如称谓官职、文化习俗等)所蕴含的英译难点, 助力吉剧在国际戏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吉剧; 《桃李梅》; 剧本英译; 国际传播; 念白与唱词; 文化负载词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 Jiju Texts Based on Recitation and Singing Lyrics: A Case Study of the Script Fragment of "Peach, Plum and Apricot"

Yang Fan, Liu Yang, Zhang Yumei*

Jili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local opera genres in Northeast China, Jiju combines the vivid and concise Northeast dialect with the elegant and lyrical classical singing lyrics, forming a unique style of "elegance in vulgarity". This poses certain challeng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ju script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script fragment of the classic Jiju "Peach, Plum and Aprico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core aspects: first, it conducts a specific translation example analysis of recitation and singing lyrics to illustrate how to highlight their life-like humor and poetic rhythm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econd, it deeply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of cultural-loaded words (such as titles, official positions, cultural customs, etc.) contained therein, to help Jiju regain new vital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of drama.

Keywords: Jiju; "Peach, Plum and Aprico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cript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Recitation and singing lyrics;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0 引言

作为我国最年轻的地方剧种之一, 吉剧自 1959 年诞生以来, 始终扎根黑土地, 以二人转艺术为根基, 融合戏曲程式化表演, 形成了通俗幽默、贴近生活的独特风格^[1]。正因如此,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 它创造出了独特辉煌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脉搏紧密相连。站在今天的时间轴上回顾吉剧的发展史, 令人惊奇的是, 作为吉剧的第二部作品, 《桃李梅》不仅是吉剧确立艺术风格的丰碑之作, 而且也是吉剧跻身地方戏曲大剧种行列的奠基之作^[2], 是进行吉剧经典剧本翻译研究的理想案例。基于此, 本文选取吉剧《桃李梅》的部分经典剧本(第三场“闺戏”与第四场“闹园”)

作为英译研究的分析范本。

《桃李梅》的经典性, 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吉剧剧本语言的独特魅力。吉剧的剧本语言呈现出独特的二元风格: 一方面, 念白极富生活化气息, 其中大量运用东北方言俗语, 朴实无华, 质朴幽默——俗; 另一方面, 唱词深受中国传统诗词曲赋的影响, 讲究赋比兴, 含蓄内敛, 抒情浓厚——雅。因此, 吉剧“雅俗共赏”的语言特点便成为其英译的核心挑战。本研究旨在系统研究以上两方面的英译策略, 并着力解决文化负载词的转译难题, 寻求一条兼具忠实性与艺术性的吉剧英译传播路径。

1 念白的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化的一面镜子^[3]。

在吉剧中，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鲜活映像，便凝聚于其念白之中。吉剧念白的淳朴化，主要源于两个层面：其一是语言的日常口语化，其二是方言词语的特殊韵味。对念白进行英译时，核心任务在于捕捉其口语节奏、人物性格以及它所蕴含的地域风味。

1.1 口语节奏与人物性格

在《桃李梅》第三场“闺戏”中，当玉梅得知表兄燕文敏即将进京赶考，便灵机一动，假扮成他的声音去戏弄二姐玉李。她模仿燕文敏的语气在门外叫门，故意让玉李信以为真，一场充满生活气息的闺中嬉戏就此展开：

原文：

玉梅：（学男声）嗯呔，玉李开门来！

玉李：（惊）外面何人叫门？

玉梅：表兄燕文敏。

玉李（喜）：啊，表兄，你……一路辛苦了！

玉梅：不劳二妹动问，愚兄特来看望与你！

玉李：这……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呐！

译文：

Yumei: (Imitating a male voice) Ahem! Yuli, open the door!

Yuli: (Startled) Who is it at the door?

Yumei: It is your cousin, Yan Wenmin.

Yuli: (Delighted) Ah, my elder male cousin. You...You've been through a tough journey!

Yumei: Think nothing of it, dear sister. I have come specifically to see you!

Yuli: Well... I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but it is somewhat... inconvenient.

这段念白通过感叹词、生活化用语以及特定的谦辞等，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了真实的生活场景，充分体现了吉剧念白“质朴幽默、极富生活气息”的显著特点。具体来看：

1.1.1 感叹词

“Ahem!”对应“嗯呔”，这是一个戏曲中常用的、非常口语化的感叹词，指咳嗽或者清嗓子的声音。此处玉梅清嗓不仅为了调整自己的声线，也为引起二姐玉李的注意，一个简单的感叹词，瞬间在两姐妹间营造出微妙的戏剧魅力，生动折射出玉梅的顽皮与两姐妹的亲密无间。

1.1.2 生活化用语

译文玉李回答中“外面何人叫门？”一句，倘若直译，则可译为“Who is calling outside?”显然无法准确表现

出当时玉李谨慎与矜持交织的复杂心理。造成这一现象核心原因在于“叫门”一词极具口语化，需结合具体人物所处环境，既要表情达意又要突显出此时玉李的惊讶之情。“Who is it at the door?”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困境：译文语气中略带一丝警觉，加以不确定门外是谁的情境。

1.1.3 谦辞

值得一提的是，“不劳二妹动问”一句中“不劳”和“动问”两词皆为礼貌

用语。“不劳”意为“不麻烦”“动问”意为“礼貌询问”；“愚兄”则是面对“二妹”时的谦称。这些用词用语虽然带有一定的传统礼貌色彩，但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正是日常交际中谦逊、客气的口语体现。因此，将“不劳二妹动问”译为“Think nothing of it, dear sister.”，“愚兄”译为“I”，做这样的自然处理避免了英文翻译中不自然的表达。

1.2 方言俗语与幽默效果

吉剧念白中东北方言俗语的娴熟运用，不仅使作品充满了质朴的生活气息，更构成了其鲜明的东北文化身份，让地域风情变得可感可触，但这同时也成为了吉剧剧本英译中最棘手的部分之一。《桃李梅》第四场“闹园”情节中，在方亨行声色俱厉的质问与威胁之后，封氏却并未直接硬碰硬地反驳，而是突然将语气一转，带着几分故作天真的反讽，顺着对方的话语问道：

原文：

封氏：（心平气和地反问）大人哪，您说我该领个什么罪呀？

方亨行：（意外，一时语塞）啊，来人呐！

封氏：哼，满以为总兵大人知情达理，明辨是非，却原来黑白不分，四六不懂，不知好歹，不认真假人哪！

译文：

Feng: (In a deceptively calm and inquiring tone) Your Excellency, what crime do you suggest I should confess to?

Fang Hengxing: (Taken aback, stammering) Ah... Guards!

Feng: Hmph! I took you for a man of emotion and rationality, a model of wisdom and integrity! But it turns out you can't tell black from white, up from down, good from bad, and a true man from a fraud!

面对这段英译中所出现的地道东北方言“四六不懂”（用于形容人不懂基本道理、言行粗略或智商低），译文并没有生硬直译，而是将其翻译为“can't tell up from down”（英语中的常用短语，字面意思是“分不清上下”，引申

含义为“不懂基本的事理或规矩”，与剧本当中的“四六不懂”含义相符）。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准确表达了方言俗语的核心含义，又运用了地道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能够立即领会其中封氏对袁如海活灵活现的讽刺意味。

这段译文的翻译精确地把握了原文的精髓，通过地道的方言俗语处理，既完整保留了封氏泼辣机智的性格特点，又让其中的幽默效果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得到了自然的呈现。尤其是最后连用的几个排比式指责，层层递进，将戏剧张力的表现效果推向了高潮。

2 唱词的翻译

吉剧唱词在艺术上深受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与说唱文学的双重影响，因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抒情风格。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赋比兴、排比等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夸张渲染的表达方式；二是具备多元的艺术功能，既能生动地状物叙事，也能深刻地言情说理。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艺术特色，吉剧在唱词用词领域体现出丰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因此，翻译唱词时，需要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三者之间取得平衡。

2.1 反复与排比的修辞再现

吉剧唱词常用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来强化人物的情感表达，营造气势，这是其“以十当一”艺术手法的典型体现。所谓“以十当一”，是说用一句话说明白的事，运用重复、排比等修辞方法，不厌其烦地说上十句二十句^[2]。这种修辞手法在《桃李梅》中有着精妙的展现。例如，在第三场“闺戏”中，玉梅与玉桃、玉李三姐妹在绣楼上一段对唱，玉梅手持为表兄燕文敏绣的袍服唱道：

原文：

针针线线情意长，
针针线线情意长。
绣的这双飞紫燕抖翅膀，
并蒂红莲送清香，
大姐你闻闻香不香。

译文：

Every stitch and thread, a token of love so deep.
Every stitch and thread, a vow eternally to keep.
See the pair of lovebirds soaring wing to wing,
Twin lotus blooms their fragrance bring.
Sister, take a smell, isn't it sweet?

2.1.1 反复修辞

这段唱词的翻译会让读者觉得十分贴切，原因是它并没有生硬地逐字对应翻译，而是真正捕捉到了原文的神

韵。比如那句重复的“针针线线情意长”，如果直接译成两遍一模一样的句子，在英文语篇中会显得十分呆板。用“a token of love so deep”和“a vow eternally to keep”这样意思递进又押韵的句子，既以反复的手法营造出缠绵的韵味，又保持了语言的天然流畅，把女儿家的深情和承诺都含蓄地表达了出来。

2.1.2 排比修辞

“双飞紫燕”“并蒂红莲”，二者以排比的形式出现，翻译时如果加入大量解释会破坏诗意本身，为兼容唱词韵律与修辞的和谐统一，译文着重把握文化与风格等对等英译原则：在文化层面上，“双飞紫燕”的英译借用了西方文化中同样象征恩爱眷侣的“爱情鸟”形象，将其生动译为“a pair of lovebirds”，“并蒂红莲”则译为“twin lotus blooms”，这两个寓意深远的传统文化寄托了夫妻同心，婚姻美满的深切祝福；在风格层面上，“wing”与“bring”形成押韵感的同时，那份幸福美满的甜蜜感也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融韵律之美与修辞之彩为一体，让中文唱词里的情意与韵律，在英文中也能自然流淌，触动人心。

2.2 比兴与诗意意象转化

比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核心手法：“比”即比喻、比拟，通过具象、熟悉的事物来比拟抽象、陌生或复杂的情感与事理；“兴”即起兴、发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开端，以营造氛围、触发联想，进而引出所要歌咏的主体。意象提供了审美的原始材料，而比兴则是以类比为脉络，将这些原始材料编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意蕴丰富的生命整体。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造出中国古典诗歌含蓄隽永的独特意境。这一源自古典诗歌的美学艺术，同样在地方戏曲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吉剧作为吉林省的地方戏曲，其唱词既要贴近百姓的生活，又要追求艺术的美感。而比兴与诗意意象转化的应用，恰好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桃李梅》第三场“闺戏”中玉李的唱段便有此体现：

原文：

深闺寂静晚风凉，
心欢意爽试新装。
大红的新衣披身上，
这身量儿也不瘦，也不长，
不瘦不长巧扮新娘。
窗前的月儿，月儿，你休笑我孤芳自赏。

译文：

The inner chamber's still, the evening breeze turns chill,
My heart's aglow, I try the new gown with a thrill.
Draped in the vibrant crimson silk so fine,
This fit, neither slender nor long in line,
Just fits the bride's role, perfectly mine.
Moon before my window, oh moon,
Don't laugh at my solitary delight.

2.2.1 比兴转化

这段英译最妙的地方在于，能够将原文中的比兴手法进行十分巧妙的转换。开篇“深闺寂静晚风凉”本是以景起兴，译文将其转化为“The inner chamber's still, the evening breeze turns chill”，这样的处理不仅准确捕捉了“深闺”的静谧与“晚风”的凉意，更通过“still”与“chill”“fine”和“mine”这样的押韵，让原文情景交融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能够立即进入抒情氛围。

2.2.2 意象转化

面对“大红的新衣”“窗前的月儿”等核心意象，译文也同样采取了诗意意象转化的处理方式。“大红的新衣”没有直接译为“big red clothes”，而是将其转化为“vibrant crimson silk so fine”，这样既保留了“红”的喜庆之感，又增添了“丝绸”的细腻质感与“明艳”的视觉效果。而向月亮倾诉的“孤芳自赏”心境，可译为“solitary delight”，让混合着些许孤单与更多甜蜜的待嫁心境跃然纸上，从而能够更加生动地体现出鲜活活动人的玉李形象。

3 文化负载词的系统性处理

作为东北地方戏曲的瑰宝，吉剧中那些鲜活的台词、独特的表达，往往镶嵌着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文化中所特有的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反映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的独特的活动方式^[4]。它们是翻译中的“硬骨头”，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

3.1 特定称谓与官职的翻译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那些浸润着独特历史与情感的称谓与官职用语。这类词真正的意义，往往不在字面上，而在它们所连接的完整文化背景里——翻译时需要先理解它们背后所蕴藏的故事和情感，再想办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表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意——因此，理想的处理方式是采用“音译+阐释”的复合译法。在第三场“闺戏”与第四场“闹园”中，所涉及到的这类词语如下所示：

特定称谓词	特定官职词
老闺女（如袁玉梅）：父母对最小的女儿的昵称	总兵（如方亨行）：明代镇守地方的高级武官
愚兄（如燕文敏）：同辈年长者对年幼者的谦称	县令（如袁如海）：县级行政长官
老身（如封氏）：老年妇女的自称	正堂（如袁如海）：对县令等主官的称呼
姑老爷（如燕文敏）：岳家对女婿的尊称	父母官：旧时对地方官的尊称
家将：古时富豪官宦家所雇用的护卫	皇封：由皇帝敕封

其中，“县令”译为“Xianling (a county magistrate in imperial China)”，既通过音译保留了原有的官职名称，又清晰地传达了中国古代县级行政长官的核心语义，让观众能够准确理解人物在故事中的身份和权力地位；再比如官职“总兵”译为“Zongbing (a Ming-era regional military commander)”，既保留了文化符号（Zhongbing），又通过释义确保了观众理解其身份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如“愚兄（如燕文敏）”“老身（如封氏）”等这类谦称，要采用第一人称“I”来指代。这样便确保了人物交流在英文语境中直接、生动的表达，使观众能跟随着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发展，避免了因为字面音译可能产生的误解。

3.2 物质文化词与特定习俗的翻译

在处理吉剧中丰富的物质文化词与特定习俗时，采用“一刀切”的翻译方式是行不通的。为实现有效的文化传递，首先必须对它们进行精准的“分层”——这就像“分拣豆子”，不能混在一起处理，而是要先按它们的“重要性”和“理解难度”分好类——因此，在这里理想的处理方式是采用“意译+阐释”的复合译法。在第三场“闺戏”与第四场“闹园”中，所涉及到的这类词语如下所示：

物质文化词	特定习俗词
玉佩：古人佩挂的玉制装饰品，在文中指爱情信物	拜堂：旧式婚礼的一种仪式，指新婚夫妇在礼堂行跪拜礼
书卷：古时书籍、文书，象征读书人的身份与学问	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是旧时对女性的礼教规范
庚帖：记载生辰八字的婚约文书	进京赶考：学子前往京城参加考试
花轿：迎娶新娘的轿子	闺门样：闺中女子行为规范的模样
红灯：既是照明工具，也是喜庆象征	名定九斗：比喻命运天定，难以强求

在玉梅打趣玉李的唱词中“左拜右拜你拜的什么堂”，这种像“拜堂”功能性较强的习俗词，其核心在于让观众明白“正在举行婚礼”，因此用意译“perform the wedding ceremony (the core ritual of bowing to heaven, earth, and ancestors to solemnize the marriage)”更加清晰明了；又如方亨行质问封氏时说的“退还庚帖的是你？”，其中“庚帖”则可译为“betrothal document (exchanging for

marriage compatibility)”，通过意译点明庚帖作为订婚文书的功能，再用括号阐释其核心习俗内容与目的。

4 结语

吉剧经典剧本的英译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作，要求我们不仅是语言的转译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让它能够在国际戏剧舞台上“活”起来。

吉剧剧本翻译的理想状态，是产生一个既忠实于原本剧情的精神与风采，又能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立得住”“演得响”的文本。这需要英文语言学习者与戏剧导演、戏剧文学家乃至戏剧专业演员们进行跨文化、跨领域的协作与交流。这既是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互鉴的深刻实践。唯有如此，吉剧这朵扎根于东北黑土地的艺术之花，才能跨越语言的藩篱，在国际戏剧的百花园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 蔡淑华，岳雪莉. 推动吉剧产业化的语言策略[J]. 戏剧文学，2014, (02): 16-20.
- [2] 蔡淑华，梁华凝. 从念白和唱词看经典吉剧文本的语言风格[J]. 电影文学，2011, (04): 132-133.

[3] 裴小松. “面熟得很”与“奇怪得很”——对吉剧《桃李梅》共有移植剧目现象的思考[J]. 四川戏剧，2021, (09): 24-27.

[4] 赵凤祥.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唐诗文化负载词的法译研究——以许渊冲法译本为例[J]. 名作欣赏，2025, (32): 15-20.

[5] 孙佳路. 吉剧焕新声：唱响乡村振兴时代旋律[N]. 中国改革报，2025-09-26 (004).

课题项目：吉林外国语大学 2025 批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课题名称：吉剧非遗活化与双语数字化平台构建——基于民俗语言文化与校地协同创新性研究，课题编号：202510964012。

作者简介：杨帆（2003.08-），女，汉族，河南开封人，本科，研究方向：英语。

通讯作者：张玉梅（1978.11-），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 E 类人才，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审专家库专家，研究方向：国际传播，法律英语。